

“根在黄帝故里故都”
系列报道之十

郑风——东方最美的爱情诗

中国文学灿烂辉煌，世所公认，它是东方文明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而它的两大源头就是《诗经》和《楚辞》。《楚辞》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而《诗经》则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两大源头，滔滔滚滚，千年如歌，不绝如缕。不读《诗经》，就谈不上中国文学；而但凡研读过《诗经》的人们，提起《诗经》中的《郑风》，无不感叹它是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

为什么《郑风》这么令人难忘？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郭伟民 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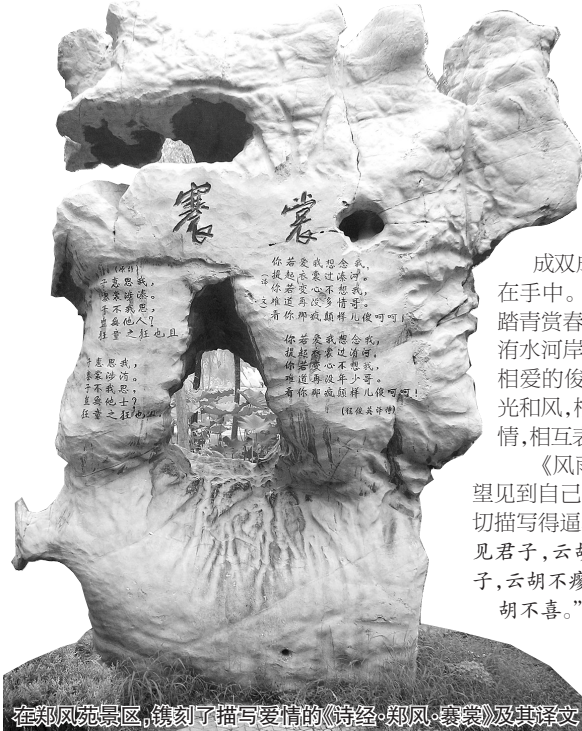
郑风苑景区石雕上刻有《诗经》中的《叔于田》

《郑风》——《诗经》中最动人的篇章

因为她是现实主义文学中最浪漫的华美乐章，体现了人性中最真挚而奇妙的感情——爱情。如果把她归类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殿堂，她又是深深地根植在现实主义的土壤，她不是凭空而生的天外之物，也不是诗人神思无羁天马行空的构造，她是当时郑国少男少女们的爱情在内心深处自然的流露，不是语言上的词藻铺陈，是爱恋、是幽怨，只是任凭情感的河流自由自在地流淌，胜过了这一切语言上的技巧和文字上的刻意勾勒。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反映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被儒家尊为《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之一。全书共305篇，包括风、雅、颂三大类，其中十五国风160篇，是中原各地的民间诗歌，是《诗经》中文学价值最高的部分。古人所谓的“风”就是指声调而言，《郑风》就是郑国的调儿，是用地方乐调歌唱的诗歌。《郑风》有21篇，其中19篇都是爱情诗歌，占《国风》中爱情诗的1/3，这是《郑风》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后世对《郑风》品评争议分歧最大的地方，推崇者认为它是天籁之音，表达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纯朴而自然，贬斥者认为它有伤风化，易于导致人们堕落，沉沦于肉欲之中而不能自拔。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千年已逝，而当时的郑国少男少女们早已成为我们的先人，当时雄伟壮观的郑国东门，也只剩下几段长满野草的土城墙，任凭后人凭吊吟唱，而他们当年手拉着手歌唱过的溱水河和洧水河还一如往昔哗哗东去，“方涣涣兮”，他们的后人也一如两千多年前一样，每年三月三的时候，草长莺飞，杂花生树，在河边追逐嬉笑，将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抛落在茂密的芦苇荡中……



在郑风苑景区，雕刻了描写爱情的《诗经·郑风·褰裳》及其译文

品评《郑风》——水火两重天

对《郑风》的品评，自古以来就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赞赏者推崇得五体投地，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贬斥者则直欲将其贬入十八层地狱而不得翻身。

《礼·乐记》中魏文侯对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所谓“古乐”，就是相当于现在比较严肃的美声唱法等音乐，而所谓的“郑卫之音”，则好比现在流行的通俗歌曲一样，而尤其以郑卫两国歌曲最为流行。所以吴国公子札听了郑音后叹道：“多么美妙啊！只是乐章琐碎得太过了，隐隐然有抑抑不得志之声，好像是不堪忍受了，这或许是郑国要先灭亡的原因吧！”

而孔子却对郑音深恶痛绝，视若洪水猛兽，认为“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是“恶紫之夺朱也，

《郑风》绘尽世间男女情态

古人云：诗言志。即诗为心声，是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或喜或悲或怒或乐。自古至今，生活是丰富多彩，民俗风情更绚丽多姿，而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自然也宜描之绘之，美之歌之。譬如男女欢爱、风花雪月等等，所以才有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描写主题一类的千古名言，也才有流传千古的爱情杰作，郑国诗歌就属于这一种。

两千多年前的郑国，辖区虽小，然区位优势，四通八达，且在诸侯国中率先崛起，少有齐、晋、宋、楚、秦等老牌诸侯之国的安自尊大和因循守旧，由于东西南北不同文化多融汇于此，又有始祖黄帝文化的孕育，郑国民众观念少受束缚，思想活跃，热爱生活，勇于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仅仅见于当时的生产生活工

《溱与洧》娓娓道来千年绝唱

《溱与洧》描写了两千多年前郑韩故城外少男少女们相互爱慕、倾吐衷肠时那令人销魂的爱情场面。阳春时节，溱水清澈波荡漾、涟漪道道、鱼虾游弋、水鸟乱飞，河两岸草长莺飞、柳绿桃红、芦苇摇曳、杨柳依依。和煦春风里，融融暖日下，河两岸拥满了踏青寻春的少男少女。

成双成对的俊小伙、俏姑娘，将香草兰花捧在手中。姑娘对心爱的小伙说：“我们到河边踏青赏春好吗？”小伙答道：“好啊，我们一起去洧水河岸，那里才是咱踏青游玩的胜景。”相亲相爱的俊男靓女，情窦初开的恋人，沐浴着阳光和风，相互依偎，喃喃细语，互赠芍药倾吐爱情，相互表达爱的心迹。

《风雨》则描述了饱受离乱之苦的乡妇渴望见到自己丈夫的心境变化，把她思念丈夫的急切描写得逼真而生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嗷嗷，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在我们眼前，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颤的思夫场面：黎明时分，一位倚门而立的妇人，时而望望微熹的天空，却又凝视朦胧的前方，满眼的期待和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宋熹攻击《郑风》可谓不遗余力，说：“郑卫之音，皆为淫奔。”

几千年来，对《郑风》的品评褒贬不一，然而都不能否认一点的是，《郑风》以她独特的魅力，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潜移默化了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田，成为中华文学中不可置疑的经典之作。无数文人墨客被《郑风》那动人的韵律所吸引，当他们来溱洧河边时，又都被她那迷人的风光所陶醉。出生在新郑市东郭寺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回到故乡，来到溱洧河畔，原本想看看故土古风，看看他少时常常观赏采撷的芍药，然而，眼前的一切物是人非，惟有汤汤河水无言东去。于是，白居易感慨万端，写下《经溱洧》一诗，唱道：

落日驻行骑，沈吟怀古情。郑风变已尽，溱洧至今清。不见士与女，亦无芍药名。

凝固的情歌——郑风苑景区

郑风苑景区是我国唯一的以《诗经》中诗歌为体裁而修建的主题公园，位于新郑市区东部郑韩故城外的溱水之滨，是一处以郑韩文化为主体和自然风光相结合的大型古典园林式景区。景区长达1.2公里，占地面积1000余亩，其中水域面积200亩。郑风苑以她美丽的自然风光、脍炙人口的郑风诗歌和那缠绵悱恻的爱情传说故事，使这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爱情圣地，被誉为“东方伊甸园”。在这里可以作诗经觅踪之旅，品味东方古典爱情的甜美，尽情领略她优美而迷人的风情！

郑风苑中最有特色的要数郑风诗石了。郑风诗石是郑风苑景区中的主题景观，因为这些石头上雕刻着《诗经》里21篇《郑风》诗歌，故称之为郑风诗石。诗石具有奇、皱、透、险的特征，奇是指诗石的造型奇特，似奔马，如劲牛，像雄鹰，若大象，姿态各异，鬼斧神工；皱是指诗石的表面花纹纵横，异彩纷呈，似中国的白描写意，又如毕加索的抽象画；透是指诗石上有大小洞穴曲折蜿蜒，从石孔中观景，颇有管中窥豹之妙；险是指诗石的造型险峻，如东门外的一块巨石，上下中间只有手掌大小相连，看上去一阵风就可以吹倒，但是在搬运过程中用起吊机吊装都安然无恙。

根据文物遗址发掘，郑国东门就在郑风苑中段正西500米处，出土的古城门楣和门楣，如今就存放在黄帝故里的后院里。历史车轮滚滚地碾过千年恩怨万丈红尘。站在郑国东门前，追忆往昔，物是人非，有多少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年，郑庄公在这里登坛誓师，杀牲祭旗，号角连天，一队队剽悍的士兵，一列列雄壮的车马，整装待发；舌辩之士烛之武以古稀之年，在一个夜晚，从这里缒下城墙，奔向秦军大营，要用三寸之舌说退虎狼之师；曾几何时，渔夫子就是在这里敲着一支竹篙，唱着“芦中人，芦中人”的歌谣，走向旌旗连天的吴国大营，要去挽救一个国家……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场面还历历在目。战乱过后，郑韩故城又恢复了它作为中原大都市的本色，一队队车马满载货物从这里运往四面八方，服饰奇异的各国商人在这里频繁出入，溱水河畔一对对青年男女在花前月下倾诉衷肠，呈现一派繁荣开放的景象。

郑风苑景区中部西侧有一高台，名叫列子御风台，自台南拾级而上，但见台上郑风阁雕梁画栋，挑角飞檐，琉璃瓦金碧辉煌。郑风阁有三层，坐西朝东，第一层东面有一楹联：水明荷绿清凉地；诗古人新有情天。往里是六根大红圆柱，柱上另有一联是：郑有山皆毓秀；州无水不钟灵。站在郑风阁上，望着涛涛的溱水河水哗哗东去，望着花前柳下嬉戏的少年男女，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具，而且表现在郑国音乐和民歌里。郑国音乐可说是风靡诸侯各国，与当朝的卫音一并称雄华夏。

郑风是伴随郑国音乐繁荣而起的民歌，同样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和穿透力。不仅如此，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也十分强烈而精妙。现存郑诗共21首，有对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奢侈淫逸生活、因战火连年导致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的不满和愤懑，更有描写青年男女情恋、生离死别及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其中19首歌颂爱情的郑国民歌，在各诸侯国中广泛传唱，被誉为东方最美的爱情诗。现在就让我们在漫步郑韩故城，徜徉溱洧之滨，遥听水琴蛙鼓、细品曲柳荷花中，尽情享受郑风诗歌那火辣辣的爱情、生离死别的亲情！

哀伤。凄冷的寒风湿雨那样悲凉，清晨的鸡鸣不停地歌唱。蓦然间，那熟悉的身影令她眼前一亮，揪紧的心儿跳得就要发狂。啊夫君，你真的回到了我的身旁，见着了你，我的这颗心才透彻通亮。凄风淫雨又绵又长，黎明时分雄鸡吟唱，眼睫毛你来至身旁，满腹的话儿急着要讲。夫君啊，见着了你，奴家的病儿一扫光。风凄凄，雨绵绵，遮了蓝天遮阳光，晨鸡叫，声声哀伤，声声唱断奴心肠，惟有真见奴夫君，喜与哥哥话短长。

而《狡童》更把一位苦苦思念恋人、用情专一到甚至有些害相思的闺中少女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裳》是一位女子责备情人变心的诗。这位女子的性格爽朗而干脆，富于斗争性，与上篇《狡童》中的那位软弱缠绵的女子绝然不同。诗共两章。每章前四句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活脱一个泼辣女子的声口，读来如见其人。末句突然放慢声调，以戏谑的口吻作结，寓反抗于嘲讽之中。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对爱情就如此执著，如此大胆，他们的心声如此深情，如此一唱三叹，虽然遣词造句有些艰涩难懂，难以像今天这样尽情地吟唱，变化多端，但其情浓、其比兴、其排比、其铺陈等修辞艺术之高明和精妙，足以让今人受用无穷。